

恐怖主义·国家安全 与反恐战略

王伟光◎著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时事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 09YJCZH069

恐怖主义·国家安全与反恐战略

王伟光 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恐怖主义·国家安全与反恐战略/王伟光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7-80232-450-3

I. ①恐… II. ①王… III. ①恐怖主义—研究②反恐怖活动—研究—中国

IV. ①D815. 5②D669.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21725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热线: (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 (010) 88547595

传 真: (010) 68418647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 www.shshishe.com

印 刷: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8 字数: 460 千字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7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一、研究问题	(1)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说明	(3)
三、相关研究的现状	(7)
四、本书的结构安排	(26)
第二章 恐怖主义的界定	(28)
一、恐怖主义的界定方法与原则	(29)
二、暴力分析与恐怖主义界定	(41)
三、恐怖主义界定	(59)
第三章 恐怖主义分类与解释	(62)
一、恐怖主义的分类	(62)
二、非国家行为体暴力及恐怖主义的解释	(67)
三、不同暴力形式与选择恐怖主义的原因	(94)
四、对恐怖主义解释的反思	(108)
第四章 恐怖主义的安全化	(112)
一、恐怖主义安全化与对其不同的解释	(112)
二、“9·11”袭击与恐怖主义安全化	(123)
三、恐怖主义安全化的原因Ⅰ：全球化	(140)
四、恐怖主义安全化的原因Ⅱ：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	(151)

五、恐怖主义安全化的原因Ⅲ：现代社会中的脆弱性·····	(165)
第五章 恐怖主义：数据与现实 ·····	(170)
一、关于数据的简要说明·····	(170)
二、恐怖主义袭击的数量·····	(174)
三、恐怖主义的杀伤性·····	(178)
四、恐怖主义袭击方式·····	(195)
五、恐怖主义袭击的地区与国家差异·····	(215)
六、恐怖主义行为体·····	(230)
第六章 恐怖主义、战争与反恐中武力的作用 ·····	(232)
一、恐怖主义与战争的区别·····	(232)
二、传统国家安全威胁与武力的作用·····	(248)
三、恐怖主义威胁特征的初步分析·····	(256)
四、恐怖主义与传统的国家安全威胁的不同·····	(262)
五、武力在反恐中的作用·····	(283)
第七章 恐怖主义与反恐中的战略 ·····	(291)
一、作为一种战略的恐怖主义·····	(291)
二、反恐与间接路线战略·····	(303)
三、战略对于反恐为什么很重要·····	(316)
第八章 应对恐怖主义威胁：政策、力量与模式 ·····	(326)
一、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政策与力量·····	(326)
二、反恐模式·····	(336)
三、反恐的治理模式·····	(346)
四、关于反恐的一般原则性建议·····	(356)
第九章 恐怖主义威胁与中国应对 ·····	(363)
一、中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	(364)

二、中国的反恐政策与实践·····	(371)
三、关于中国反恐的评论与建议·····	(376)
 附录 ·····	(384)
参考文献 ·····	(428)
后记 ·····	(438)

第一章

导 论

一、研究问题

如果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寻找一些事件作为某种标志，来把连续流淌的时间划分为不同的时期并标示，那么，大概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会同意，2001年9月11日针对美国世贸大楼等的一系列袭击，就属于这样的事件。“9·11”事件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且不论这个时代是好是坏，意味着什么，有什么特征等。而“9·11”又正是被称为是一场恐怖主义袭击或事件。

恐怖主义是本书的核心话题。

恐怖主义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至少早在19世纪后半期就已经引起世界的关注，并且产生了广泛的激荡；而在20世纪60年代后所谓新一波的国际恐怖主义浪潮之后，在大众媒体等的作用下，恐怖主义更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9·11”事件凸显了在冷战后似乎平静的世界局势表面下潜伏的汹涌激流，并且，给世界带来的冲击更是前所未有的。但从来没有一个恐怖主义袭击能像“9·11”袭击那样，改变世界，塑造历史。

而到了今天，恐怖主义已成为了学者、政治家、企业家乃至一般大众关注的焦点问题。毫不奇怪，“9·11”恐怖袭击后，有关恐怖主义的报道和研究呈现了爆炸性的增长，有关恐怖主义的专著、文章、报告等大量涌现；大

量的研究人员从各个角度投入到对恐怖主义的研究中。迄今，恐怖主义研究所涉及的领域，甚至可以说已涵盖现有自然和社会科学体系下的所有门类。而把恐怖主义作为一种国家安全威胁，是其中的一种核心角度。恐怖主义被普遍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并且，这种威胁被视为是不同于传统国家安全威胁，与跨国犯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生态恶化等一起被纳入非传统国家安全威胁的范畴内。

这些研究往往把恐怖主义当然地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却忽视了恐怖主义成为国家安全威胁的动因。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使用各种各样的暴力来对抗国家（本国或外国），这在历史上一直存在，其中就包括恐怖主义形式的暴力。那么，这种暴力为什么很长时间内都没有被视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呢？而且，很多研究往往把恐怖主义威胁与有组织犯罪、生态恶化等问题，统统纳入非传统国家安全威胁的范畴内，却忽视了恐怖主义威胁与有组织犯罪、生态问题等具有截然不同的特征。把恐怖主义与其他问题不加区别地纳入非传统国家安全威胁，而泛泛地加以讨论，往往难以对恐怖主义威胁有深刻的认识。因此，虽然很多研究人员强调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国家安全威胁不同于传统国家安全威胁，但对恐怖主义威胁究竟与传统国家安全威胁有何种不同，这种不同又具有怎样的政策含义，却缺乏深刻的分析。

因此，本书试图分析为什么恐怖主义在冷战后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或者说，恐怖主义为什么会被安全化），这种威胁又具有怎样的特征，在何处不同于传统国家安全威胁，以及应该如何应对这种威胁。

这样的研究问题，无论对于理论研究还是对于实践政策需要，都具有重要价值。对于理论研究来说，恐怖主义如何成为国家安全威胁，以及这种威胁如何不同于传统国家安全威胁，对这种问题的解答将有助于分析国家所面临的环境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国家以及国际关系的影响。对于国家安全理论研究来说，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将有助于检验冷战后兴起的所谓新安全研究的各种分析框架，以及这些分析框架所依赖的国际关系理论。而就实践来看，怎样有效应对恐怖主义威胁，成为当今各国政策制订者与执行者面对的紧迫问题。要有效地应对恐怖主义威胁，需要对这种威胁产生的原因、特征等有清楚的认识。因此，本书的解答将有助于满足当前的反恐实践需要。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说明

本书研究将涉及到一些概念。就目前来看,对于这些概念往往有不同的界定,而且,对于这些概念怎样界定本身,就是当今相关研究的热点与难点,如对恐怖主义的界定。

不过,除了恐怖主义以外,对于这些概念的界定,本书将不会着墨太多,不会过多纠缠于相关的争论,因为这些界定不是本项研究的目的本身。就研究来说,对概念的界定首先是由研究目的来决定的。本书对相关概念的界定,并不求完美、真实,而采用名义界说的观点,求其“有用”,即界定首先要能够满足研究进行的需要。^①下面对这些概念的界定,就是要指出本项研究是在何种含义上使用这些概念,以避免读者产生歧义。读者对这些概念的界定可以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当然,从概念的界定要求来说,本书所使用的这些概念的含义,应该与大多数人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其所指大体相同,^②否则,就没必要使用这些概念,而应使用新的概念。

1. 恐怖主义

对于恐怖主义的界定无疑是恐怖主义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也是一个难点,充满了很多争论。本书对于恐怖主义界定的处理稍微复杂一些。

一个方面,本书将在第二章详细讨论国际社会应如何确立一个能够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恐怖主义全面界定,其中,本书提出了实现这样界定的原则、方法,并尝试给出这样一个界定。事实上,虽然要求确立一个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恐怖主义全面界定,并基于此达成一个全面反恐公约的呼声持续很长时间,但国际社会(联合国)在这方面的努力仍然没有最终结果。因

^① 吕亚力:《政治学方法论》(第七版),台北: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15—28页。

^② 汉斯·波塞尔:《科学:什么是科学》,李文潮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8—28页。

此，国际社会在反恐时仍然紧缺一个全面的恐怖主义界定，而第二章的努力可以被视为是为试图解决此问题而提出的一种方案。在此给出的恐怖主义界定，包含有国家行为体行为，也包含有非国家行为体行为。

但另一个方面，本书从国家安全角度探讨恐怖主义时，其所指的是非国家行为体的某种行为，即其行动主体为，除国家或国家集团以外的行动者。这也就是说，把国家的恐怖主义行为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本书在涉及恐怖主义特征、恐怖主义安全化、反恐战略等的讨论中，都不涉及国家的恐怖主义行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从作为一种国家安全威胁以及如何应对这种威胁的角度来看，非国家行为体的恐怖主义行为和国家为主体的恐怖主义行为，具有非常大的不同，其应对战略也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即使说传统上处理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事务的方式、方法对于国家恐怖主义仍然有效，但是，对于非国家行为体的恐怖主义却是难以有效的。

因此，除了第二章，本书在谈论恐怖主义时，只包括第二章界定的恐怖主义行为的非国家行为体行为部分，简单地讲，即是指非国家行为体出于政治、社会或宗教的目的针对非军事目标而实施的暴力或暴力威胁。这里的非国家行为体，可以是单个人，也可以是某种非国家性组织（团体），而国家性组织（团体）包括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则被排除在外；政治、社会或宗教目的，则把出于经济动机或个人情感纠葛而实施的一般刑事犯罪暴力与恐怖主义区别开来。^①

需要注意的是，在本书中，恐怖主义不是指某种意识形态、观念等，也不是指由某些特定行为体采取的特定行动。恐怖主义是指具有上述特征的所有行动；各种各样的行为体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政治、社会或宗教的）都可能采取这种行为。

这个界定中的暴力，以及本书其他地方所使用的暴力，是指会造成人或物体伤亡或损毁的强制行为。在此实际上无需也难以详细地指出暴力是什么，而只需要指出暴力不是什么，就足以使读者理解，不会产生歧义。本项

① 较早对恐怖主义各种界定的汇集与分析，可参见 Alex P. Schmid and Albert J. Jongman, *Political Terrorism: A New Guide to Actors, Authors, Concepts, Data Bases, Theories and Literature*, 2nd edition, New Yor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88; 胡联合：《当代世界恐怖主义与对策》，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年版。

研究中的暴力，是指直接暴力、物质暴力，像加尔通等一些和平学或社会研究人员所说的结构暴力、文化暴力、思想暴力等，不包括在本项研究的暴力范畴之内。^①

2. 非国家行为体暴力

按照字面意义上来说，非国家行为体暴力是指所有非国家行为体实施的暴力，是从行为体方面对暴力的界定。不过，本书使用这个概念，主要用来涵盖像革命、恐怖主义、暴动、叛乱等概念通常所包括的那些现象，而不包括像一般刑事犯罪中的抢劫、谋杀等暴力行为。因此，可以认为，本书所使用的非国家行为体暴力主要是指那些具有政治性（包括反社会性及宗教性）的暴力行动。本书之所以没有对这个概念加上如“政治性”等限制，纯粹是为了行文的简洁。

3. 国家安全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就辨析称，国家安全是一个涵义模糊的概念（ambiguous symbol）。^② 直至今日，这种状况仍然没有发生变化。事实上，自理查德·乌尔曼试图重新界定安全以来，^③ 今天的国家安全涵义不仅没有变得更加清晰，相反，变得更加模糊了。学者们可能更难就国家安全的涵义达成一致。

不过，本书将不过多涉及这种理论性争论。本书所指从国家安全角度分析恐怖主义，其中的国家安全主要指国家免遭暴力的威胁。这种威胁既可能指对国家生存的损害，即一些学者所说的存在性威胁；也可能指暴力对国家的强制，即暴力的行为体试图运用暴力迫使国家改变行为或意图。这种暴力威胁，其袭击目标可能是国家的机构或公务人员，如政府机构、军事目标或警察部队、政治领导人等；也可能是非国家机构或非公务人员，如一般商业

① 刘学成：《和平学》，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 年版，第 2—28 页。

② Arnold Wolfers,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2, pp. 147—166.

③ Richard Ullman, “Redefining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8, No. 1 Summer 1983, pp. 129—153.

机构、平民等。但是，所有这些暴力在一定程度上，其目的都是为了影响国家，而不是针对个人的，而且，国家需要对这种暴力及其所造成的事态负有主要应对责任，而非个人、企业等。

此外，在本书中，安全是指作为一个统一体的国家的状态，而不是指其他主体，如个人、人类、生态等的状态。但是，威胁国家的暴力行为体，其身份不仅仅可能是国家，还可能是个人、各种组织等。

当然，不可否认，国家安全的现实以及观念都在发生变迁，其中包括恐怖主义带来的变化。本书在这里仍然采用一个相对狭义的国家安全概念，乃是因为：一个方面，想避免国家安全概念过分泛化而使其相关分析失去内在的逻辑联系，并使分析失去焦点；另一个方面，这种狭义的国家安全界定，也有利于本书集中考察恐怖主义威胁与传统国家安全威胁的异同。至于恐怖主义威胁的演变对于国家安全理论发展的启示，虽然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但是，在本书中将不会讨论。

4. 安全化

就本书论述的问题来说，安全化是指恐怖主义成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这个界定中，包括恐怖主义被视为国家安全威胁的含义。

安全化这个概念在安全研究中传播与运用，毫无疑问，应归功于安全研究中的哥本哈根学派，特别是奥利·维夫（Ole Waver）的研究。在维夫那里，安全是超越一切政治规则与政治结构的一种途径；一个问题成为安全问题，或者说安全化了，首先是一种社会建构，是一种言语行动（speech act）。^①但本书讨论恐怖主义安全化的时候，并不含有预设，即安全化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或安全化是客观的物质原因导致的。事实上，通过分析恐怖主义成为国家威胁的原因，正可以检验建构主义的论断，并分析安全化的原因。

上述四个概念的界定与说明，只是介绍本书在论述过程中所使用的含义。当然，这些概念在其他研究中可能会有不同的含义，因此，相关的研究

^① 巴瑞·布赞、奥利·维夫、迪·怀尔德：《新安全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63页。

可能也不仅仅局限于本书中使用概念所指的内容。比如，在本书的概念中，国家安全主要涉及针对国家的暴力威胁，而很多安全研究学者，还强调经济安全、环境安全等等，或者强调人的安全，即个人或人类所面临的威胁。关于争论等，在下面对相关研究情况的介绍中会有所涉及。

三、相关研究的现状

本书的研究，主要涉及国家安全、恐怖主义以及战争与战略这三个领域，下面将分别对这些领域与本研究问题相关的研究进展进行简要介绍与讨论。

（一）国家安全研究

冷战中的对峙和对抗与核武器的出现刺激了二战后国家安全研究的繁荣。因此，当冷战戏剧性地结束时，人们大松了一口气。很多人认为，和平将长此以往，历史将在自由民主的胜利中无聊地延续下去，历史终结了。^①塞缪尔·P. 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曾提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即在他任职的大学里从事安全研究的教职减少了；大学管理者认为，和平已经来了，安全研究也就不再需要了。^②不过，无论世界各地有关安全研究的职位或人员是否真的减少了，安全研究却在冷战后出现了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所言的“复兴”；^③至少在表面上，冷战后各种国家安全理论与观念纷纷涌现，呈现出空前的繁荣。

这种繁荣并不是表现为传统安全研究的重新兴起。冷战与两极格局戏剧

① 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历史的终结》翻译组译，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

② 塞缪尔·P.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③ Stephen Walt, “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5 (1991), pp. 211—239.

性地和平结束，对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现实主义与传统安全研究来说，无疑不是什么特别好的消息。冷战以及僵硬的两极格局似乎很好地印证了现实主义所描绘的世界图景。他们把目光紧紧地盯在权力上，通过权力的棱镜来透视一切的国家交往；紧张、对抗、战争、核武器、冲突、制衡，是他们的话题。而现实主义视为像铁一样冰冷、坚硬、稳定的现实——两极格局以及苏联帝国，却在一夜之间瓦解了；而且，这种变化不是通过现实主义所偏爱的战争方式实现的。现实主义对于冷战结束所带来的变化本身，仍然持怀疑态度；他们试图告诫人们，这种变化可能是虚假的表面现象，国际关系将重新回归权力斗争的本质，冲突与制衡会很快回来。^① 不过，冷战结束至今，现实主义者的这些预言似乎仍然没有实现。

毫无疑问，这些对于现实主义而言是一种挫折。这种状态使那些早已不满于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与国家安全研究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不满于现实主义的阴郁与悲观、不满于现实主义对于世界本质的僵硬看法的研究人员，纷纷展开对现实主义的批判，寻求新的研究途径和结论。在本书中，姑且把这些不同于传统国家安全研究的分析研究，称为新安全研究。把战争、国家利益、权力、国家、核武器作为话题，把相互竞争、冲突、对抗作为基调的传统安全研究似乎不再受到欢迎；他们的话题似乎既不再使人感兴趣，也不合时宜。

新安全研究兴起于冷战后，不过，在冷战中现实主义风格的传统安全研究占据主导地位时期，新安全研究的一些苗头就已经存在。^② 在理论上，这种苗头产生于对主导分析范式现实主义的不满；在现实中，则产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起国际关系开始出现的一些新变化。

① 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mmer 1990, Vol. 15, No. 1, pp. 5—56; John J. Mearsheimer, "Why We Will Soon Miss The Cold War", *The Atlantic Monthly*, August 1990, pp. 35—42; Kenneth N. Waltz, "Globalization and Governance",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December 1999, Vol. 32, Iss. 4, pp. 693—700; 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mmer 2000, Vol. 25, Iss. 1, pp. 5—41.

② Keith Krause and Michael C. Williams, "Broadening the Agenda of Security Studies: Politics and Methods",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October. 1996, Vol. 40, No. 2, pp. 229—254.

在理论上,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要求把国家以外的行为体——跨国公司、个人、国际组织等纳入分析的范围之内,要求重视军事、政治以外的经济、文化、社会交往、生态等因素,要求不再把国际关系视为冰冷的物质现象,而要重视其中的规范、观念、人权等作用。这种呼声与现实中的某些变化相适应。这些变化包括:(1)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以及相互联系的加深,其中如跨国公司的兴盛,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2)20世纪70年代美苏两大集团的缓和,双方社会交往的增加以及人权外交的兴起;(3)1973年的中东战争以及由此引发的石油危机。^①

毫无疑问,在冷战后新的国际关系现实背景下,以及在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各派理论、观点纷纷批判和抛弃现实主义的理论背景下,传统安全研究开始“衰落”,新安全研究“兴盛”起来。可以用百花齐放这样的描述来概括冷战后的新安全研究,姑且不论这繁华过后能落下多少沉甸甸的果实;各种观点、各种角度、各种结论都出现了。

新安全研究的繁荣,单单从大量涌现出的安全概念中就可反映出来。除了冷战结束之前就有并流行的概念,如集体安全、共同安全、综合安全、相互安全(mutual security)等,冷战后还兴起了如安全化、安全复合体、安全共同体、可持续安全(sustainable security)、合作安全、全球安全、人的安全、经济(科技、环境、文化、能源、生态……)安全、安全机制、绝对安全、非传统安全、国土安全、安全观,等等诸多概念与理念。这些概念与理念往往基于对世界的不同看法,强调或关注国家安全的不同方面。比如,合作安全、共同安全主要强调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与实现安全的方式,而像科技安全、文化安全等,则主要强调安全所涉及的领域或议程;而人类安全,则更强调新的安全主体。冷战后各种安全研究所取得的进展也不同。在笔者看来,很多研究仅仅是提出一个不同的研究视角或研究问题,其研究的体系和结论则还很不成熟,其对于现实的解释力和政策意义也往往非常有限。

本书无意对这些安全概念逐一进行介绍说明,而只是打算从安全的主体、安全涉及的领域或议程、威胁的来源、实现安全的方式等方面,对各种

^① 任晓:“安全——一项概念史的研究”,《外交评论》,2006年第5期,第36—45页。

安全研究或理念进行简要的介绍与梳理,为本书的研究提供必要的知识背景。很多学者认为安全研究中存在着许多的安全范式,如果说传统安全研究主要属于现实主义范式,那么,冷战后兴起的安全研究大多属于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范式。不过,考虑到这种分类就是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理论流派来划分,线条过粗,因此,下面主要通过安全主体、安全领域(议程)、威胁来源、实现安全的方式等四个方面对各种国际安全理念进行梳理。

1. 安全的主体

传统安全中,安全的主体即国家。实际上,即使是自由主义或者说理想主义早期关于安全的观点,如集体安全观,所谈论的也是国家而不是其他行为体的安全,在这一点上与现实主义并无区别。当然,在集体安全观里,会认为只有世界和平了,即所有国家都安全了,各个国家才能安全,不过,安全终究是国家的安全。这里,国家被假设为一个统一的行为体。

在冷战后,许多安全研究人员开始批判这一假设。有些学者开始强调国家以外的安全主体。

(1) 人的安全。^① 有些研究人员认为,国家是一个空泛的概念,所谓国家安全的最终落脚点应该是个人。还有些研究人员指出,国家安全往往只是一种口号、意识形态或借口,被许多国家以此作为侵害人权、实行独裁、专制统治的借口。他们指出,实际上,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越来越少了,而国家内部的武装冲突或者国家残暴统治所导致的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要远远超过国家之间战争所带来的结果;国家是仍然存在,个人的安全却没有。了。^② 这些学者通常会指出,个人的人权、安全应该是安全研究的最终归宿;只有个人的人权和安全得到了保证,国家也才可能保持稳定。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这种思想就持这种立场,这种思想也因联合国等一些机

① 在英文中,这个概念的表达多用“human security”,因此,在中文也多用“人类安全”这样的概念,参见刘志军:“人类安全的理念渊源”,《国际问题论坛》,2005年夏季号(总第39期),第76—92页。不过,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基本出发点,是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与保护,因此,与把人类整体作为安全主体还是不同的。

② 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大自由: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安全与人权》,A/59/2005,2006年10月25日,〈<http://www.un.org/chinese/largerfreedom/report.html>〉。

构的倡导和支持而广泛传播。^①

(2) 环境安全。一些研究人员不否认国家仍然是安全主体,但是,他们认为也应该把其他主体纳入安全主体的范围之内,而环境就是他们所要考虑的主体,这就是环境安全的问题。目前,对于环境(生态)安全的关注大体上分两派,一派是继续从传统国际安全的角度进行研究,即关注环境(生态)变迁可能导致的暴力冲突以及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另一派,则强调环境与生态本身的可持续和保护,就是安全研究的最终目的。^② 此处所谈论的环境(生态)安全,是指后面这个意义。在环境安全研究中,还关注武装冲突给环境造成的影响的。比如联合国规划署就曾在2001年建立了专门对冲突后环境问题进战略评估的冲突后环境评估小组(PCAU)。^③

(3) 人类安全(全球安全)。随着技术以及所谓全球化的发展,一些学者认为,人类或者说所有的国家都越来越紧密地联系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为此,安全研究也必须把关注的中心从狭隘的国家安全转移到整个人类或者说作为一个整体的地球村的安全。这些学者倡导进行人类安全研究。

这种安全主体从国家到个人、人类、环境生态的转变,也就是一些学者所说的冷战后安全研究的延伸,而冷战后安全研究的拓宽,则表现为安全涉及的领域或议程的增加。^④

2. 安全涉及的领域(议程)

传统安全研究,所涉及的领域主要是政治与军事。他们主要讨论与战争相关的军事力量、军事部署、军事政策、组织,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国家政治体制与决策机制,等等。传统安全主要指国家的政治、军事方面的安全。

① 李东燕:“联合国的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8期,第49—54页。

② Nina Grager, “Environmental Security?”,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1996, Vol. 33, No. 1, pp. 109—116.

③ The Executive Director, “Environment and Security: A Global Agenda for UNEP”, June 5, 2007, <UNEP/GC.23/INF/21, <http://www.unep.org/GC/GC23/documents/GC23-INF21.pdf>>.

④ 郑先武:“全球化背景下的‘安全’:一种概念重构”,《国际论坛》,2006年1月,第8卷第1期,第47—53页。